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楚平。

范山。楚大夫。時晉靈幼而

不君。故山云爾。楚在南，故以中原為北。狼淵，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境。堅，龍樂耳。鄭三大夫。列卿救鄭，不及其難。故書人，以示懲。壺丘，陳邑。朱，楚息公。茂，楚公子。生曰囚，死曰獲。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

死以亂官乎？

息國。楚滅之為縣。未從楚，故將伐之。

今河南息縣。宋御

事。宋大夫孟諸。宋大藪。在今河南歸德州境。孟田獵陣名。復遂，楚期思邑公。將獵。張二甄，故置左司馬。二以右司馬一人當中。夙，早也。燧，取火者。宋公違此命。撻其僕，拘于軍，以示戮。扶撻也。子舟無畏字。二詩皆大雅。上美山南不避疆禦。下言禁戢詭人隨人，以飭不中者罔無極中也。子舟自言持此義，故戮宋公。

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承匡，宋地。今河南睢州境。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

章鄭伯拜公荅拜杏地闕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裴鄭地子家鄭公子各歸生

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矜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

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憂欲引大國以救助采薇詩小雅取其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是歲穆王卒子莊王還不敢安居拜謝公為行鄭○立幼而逢國多難不

能與中國競故靈公雖無道猶主夏盟而其攜貳人

心者已多至莊王強明內難既除而務外畧孫叔敖為令尹成公景公雖無失德不能當之矣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夏邑縣境○秋七月乙卯夜因宋陳鄭皆服故盟復謀納捷菑

齊商人弒舍商人桓公子舍昭公子宜立而九月齊商人弒之以篡其國是為懿公

人定懿公齊人多不服至久而後定詳見桓公五子爭立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入得而不

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

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商人弒君且數伐魯故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謀討之乃受賂而還



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昭公名。詳見宋昭公之弑。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失所。謂不能討罪。

謂不能討罪。失所職也。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

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

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

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

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嬖

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蕪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

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

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

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鉦而走險，急何



能擇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  
 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  
 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  
 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黃父晉地一名黑壤晉不能治宋亂故曰無功復監  
 焉以責鄭貳故歸生有詞執訊通訊問之言宣多既  
 立穆公恃寵作難滅損而未靖遂汲汲以隨朝夷夫  
 子名蒧飭也飭成前好朝夷相夷朝晉也孤謂鄭伯  
 絳晉都首尾皆畏則身中不畏者無幾鹿得美草吻  
 吻相呼音之善也將死其音必惡若以銕銕鹿則畏  
 死走於險其情急矣豈復擇其善音而鳴之喻晉虐  
 鄭鄭必急而欲一鬪以死也銕銅鐵朴也罔極無常  
 也儵晉鄭之境言欲以兵拒晉鞏朔  
 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石楚鄭大夫

### 楚莊王之伯

宣公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

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棐林鄭地在今河南滎陽中牟冬晉人伐鄭

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

入故不競於楚靈公無道固然然取賂齊宋而不能討庸非盾之罪乎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  
 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  
 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  
 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  
 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  
 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

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不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  
 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  
 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  
 去之夫其口眾我寡鄭既從楚遂以其命伐宋宋師  
 敗將獲華元樂呂皆宋卿大棘  
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大棘城狂狡宋大夫輅迎  
 也戎兵事昭明果敢毅必行也聽敬從也易反也詩  
 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文馬馬之毛色有文  
 采者四馬為駟告城門而後入見元不苟叔牂羊斟  
 字得先歸元見而慰之牂自任其罪合猶會也○食  
 士不及御元先有偏馬然牂之罪大而得免于死宋  
 失刑矣○植將主也睥目出皤大腹棄甲亡師于思  
 多鬚貌那猶何也牛與犀兕皮皆以造甲丹漆所以



飾之者。傳言元不夏。晉趙盾自陰地及諸侯之師

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

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

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陰地。河南山北。鬬椒。楚若

今尹。盾言物盛則衰。彼宗強甚。必驕。而吾示弱。當益驕而速亡。○盾實力不能。姑托辭以解於衆耳。是歲

靈公弒。成公立。

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鄭地。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土世三十。上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陸渾。戎雜居。雒水閒。楚子因伐戎而至。問鼎。示欲

也。偏周取天下。滿周大夫對昔禹德方隆。遠方圖畫

山川奇異之物。以獻九州之牧。貢金於是。象其所圖

著之於鼎。使民知備。深入幽阻。而螭魅罔兩之類。莫

之遇。故民無災害。上下和而受天之祐。桀紂昏暴。而

鼎以遷。鼎輕重由德。周以明德為天所祐。年世未窮。何得妄意神姦。即所圖者。若順也。螭。山神。魅。妖怪。罔。今河南



府城西有郟鄩。王孫滿善於辭。足以杜奸雄之心而奪之氣。○夏楚人侵鄭。鄭

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冬。楚人伐鄭。取成而

還。後所稱厲之役。蓋此。

七年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宋。字子公。四年。弒靈公。立襄公。

懼晉討。故從晉而相之。以會。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監臨之。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謀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成公卒。子景公立。○冬。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

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寧。行父。陳二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宣。揚也。納。藏也。辟。邪也。辟。法也。

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

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

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柳。楚鄭地。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齊人伐鄭 齊人伐鄭 齊人伐鄭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舒夏姬子以母淫謂其多似以為戲舒耻之弒陳侯○六

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潁水源自河南登封縣潁谷東徑潁州至襄城臨潁沙河西入淮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

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辰陵陳地在今河南西華縣境舊有辰亭子重莊王弟名嬰齊宋不服故遣侵之○令尹蔣

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

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艾獵孫叔敖別名沂楚邑封人主築城者慮計也司徒掌役者日數財用築作具榦楨也畚盛土器稱量其輕重程限也議均勞逸也趾城足略行其廣狹也餼乾食有司監主者素素所慮之期見叔敖能使民○冬楚子為陳夏氏亂

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鞶諸粟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

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

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

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晉不能討陳罪，而楚得執之，以為辭。少西，微舒，祖子夏之名。轅，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為縣，陳侯靈公子名午。縣公，楚縣大夫。蹊，徑也。取懷與之，言辟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愈於不還。夏州，示討夏氏所獲也。武昌府夏口。舊有洲名夏州。○時能匡君子貪，遠出楚諸臣之上。楚莊聽其言而復陳。

善矣。乃復納其致。亂之臣，豈禮乎。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

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楚以

為恨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

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

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夫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憚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僂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旌。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

其位。鄭祖廟出車于巷，示將遷國。碑城上，辟倪皆哭。

以窮告楚，哀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塗，方九

軌曰：遠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不天不順天也。俘以

實遷其民，剪以賜分其地，皆滅也。前好前世盟好，周

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賢君，傲福此

四君存其社稷，使比九縣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

地為縣者九，退退舍以禮。鄭晉方悉師以救林父，謚

桓子先穀，謚彘子士會，食邑於隨，字季。謚武子郤克，

謚獻子趙朔，盾之子。謚莊子書樂，盾之子。謚武子括

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士莊伯也。穿，萬之族。荀首，林

父弟。別氏，知字季，謚莊子同。趙嬰兒，厥萬曾孫。謚獻

子晉，師河北將渡河而南。林父以鄭服楚，欲還侯楚

歸，更舉兵伐鄭，勦勞也。動舉也。士會稱善言征伐為

有罪，釁非為是德刑政事典禮之不可敵者。讟，謗也。

經紀法也。荆楚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

為名。步曰卒。車曰乘。好犯也。宰令尹，薦教孫叔敖。左

右前後中者，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右部挾轅為戰備，左部追求草蓐為宿備，前部以茅

慮密有無，中軍出權謀以制勝，後以勁卒為殿。茅，明

也。如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白二幡，見騎賊

舉絳，見步賊舉白之類。或云楚以茅為旌，幟竊意以

茅為烽燧，或旄音之訛。未詳象物。各勤其類，不戒閑

習有素，選親選舊，既厚於親故，而尤選其賢，故舉賞

咸得老則不計勞而加惠，賓旅則有恩施而無勞役

又別其尊卑而貴賤有章。仲虺，湯左相。洵，詩頌篇名。

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臾暗昧者，惡積而後

取者致也。致討於昧武，詩頌篇名。烈，動也。言武王兼

弱攻昧，故成無疆之勳。撫，撫而取之。或云兼之悞。烈

所功烈之處所也。先穀，獨持異議欲戰，非夫不丈夫。

中軍佐穀所帥濟渡河也。荀首，嘆其必危。師坎，下坤

上。初六，變而為臨。兌下坤上。其爻辭云：律法否，不

也。言凡執事者以順逆為臧否。今彘子逆命，是否也。

眾群而聽于一，則強分散則弱。坎變為兌，兌少女而

弱，眾散之象也。川流則不竭，壅而為澤，則竭矣。坎為

兌，澤川壅之象也。蓋將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下

水火土金木各得其性，則國安。此章之義也。

夫之義也。此章之義也。



如己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夫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彘子違命必不能行此臨之謂也遇遇敵只主此禍也韓厥乃勸桓子同濟失屬謂鄭從楚亡師謂穀師陷云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專罪元帥○彘子諄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尤無謀國之忠師敗業墮厥之由也○沈或作寢叔敖後封寢丘今河南固始縣子重公子嬰齊字子反公子側字伍參奢祖文以智謀寵於王策晉必敗激王還戰南轅回軍南向旆軍前大旗專行各欲行其志非主將故不獲聽而無上謂欲稟聽進止而無上命則其令不一而不知所從管鄆地今河南鄭州有管城敖部二山在樂書知楚兵精而素備與鄭人之偽克庸事見楚滅庸舒軍實謂車徒器械若敖紛冒皆楚之賢君算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不德謂專以力爭激要也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每廣用百人而四分之以其一為承副令番

以備不虞備半也內官近臣序次也師叔潘魁字得屬服鄭也原趙同邑屏趙括邑朔善書言謂必執晉政少宰楚官閔憂也二先君成王穆王率遵也候人同候望敵者遷徙去也致師挑戰也楚雖將崇和猶單車挑戰以示武靡旌驅疾故也摩近也敢美矢兩作柄飭也掉正也以示閒暇馘斷耳角張兩角逐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免止不逐也魏錡魏擊子公族公族大夫榮澤今河南有榮澤縣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不如楚叔潘黨字庭之子趙旃穿之子與錡偕使郤克所謂二憾也七覆伏兵七所不敗先濟要後言之錡與旃雖俱受命而不隨行錡見逐退旃後至席布席坐示無所畏說舍也楚王更迭載二廣故各有御右司馬法車十五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執車屯守之車元戎戎車在前者詩小雅言多也右移自西而奔渡河上軍以有備獨不移掬言多也右移自西而奔渡河上軍以有備獨不移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游闕游車補闕者駒伯郤克字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卒自為其所將卒之後殿時楚右廣當代王欲右蕩恐軍中易乘人惑故止之戶止也



軍事本尚右。以乘左得勝。故先左。廣隊。廣車墜于埴也。甚毒害也。肩車上兵。闌隊埴。則肩礙不能進。晉人脫之。乃進。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楚人見晉兵馬旋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上。使不悅風。差輕。乃得出。顧楚兵而曰。吾唯此偶敗耳。不如大國之數敗而奔。何用毒我乎。逢大夫知趙旃在後。見之。必當與乘。故使二子無顧。乃顧之云云。故怒使之尸。此授綏以免。旃明日。以所表木取尸。果累尸於下。負羈。楚大夫知瑩。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魏錡也。抽擢也。最美箭。房箭舍。蒲楊柳。以為箭者。董澤所出。山西聞喜縣有董池。陂穀。臣楚王子知莊子獲襄老。囚穀臣將以相當。而易瑩也。軍營屯也。鄭地。今河南鄭州有郟城。有聲言晉兵猶衆。將不能用。重輜重。楚既大勝。黨請築軍營。以彰武功。而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不許。文字也。戢藏。繫。結。遂。夏。大也。詩美文王。誅暴亂。而息兵。信哉。能保此。即夏之美德。武頌篇名。者。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三篇。鋪布時。是。繹。陳。思。語。辭。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能。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

樂歌次第。章。典。章。幾。危。也。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所。罪。之。在。也。古。者。師。行。必。以。遷。主。載。於。齊。車。每。舍。奠。馬。今。為。此。主。作。宮。而。祀。之。以。告。戰。勝。之。事。傳。言。楚。莊。有。禮。故。遂。興。餘。見。鄭。石。制。之。亂。桓。子。請。死。以。當。敗。軍。之。罪。晉。侯。聞。文。公。子。王。事。而。復。任。之。士。貞。子。渥。濁。也。再。世。謂。成。王。穆。王。也。○。是。時。楚。莊。雖。強。而。晉。無。大。挫。猶。足。以。持。之。自。郟。既。敗。於。是。晉。勢。失。而。楚。兵。獨。橫。莫。能。校。焉。林。父。之。罪。實。博。矣。宜。於。用。鉞。而。乃。使。之。復。位。可。謂。以。刑。訓。國。乎。貞。子。喻。以。日。月。之。食。抑。何。不。倫。也。哉。宜。其。日。弱。而。不。振。也。○。冬。楚。

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柰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蕭縣有蕭城。宜僚丙。楚二子。繡綿也。挾繡說以忘寒也。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以呼之。麥麴。鞠窮食之。皆可以禦濕。欲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悟。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如魚在河。將有腹疾也。晉井。廢井。如目無明也。無社。意悟。故使展叔視廢井而求拯已。展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已哭。乃應。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

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清丘。衛地。在北直隸開州。原穀。不討貳。楚伐宋。晉不救。是不恤患。前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說解也。亢。當也。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平國之功。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孫，有禮。必能安定其國家。○楚子使申舟聘于

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圍宋。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諸事，見穆王爭伯，昭明聾暗也。犀，申舟子。以子托王示必死。華元以我比其鄙邑，等於亡國而殺之。投袂

振袖也。窒皇，寢門闕，屨及劔及車及，怒甚而冬。孟諸，去速追及之也。○楚莊於此復肆其夷風焉。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

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楚威動中國，孟孫勸公往賄之，旅陳物，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采章，謂

也。縹璣，網羽毛齒革，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薦，進也。無及，謂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用獻。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令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宋被圍久，故告晉求救。樂嬰齊，宋大夫，伯宗，晉大夫，在心。言或高或下，權之心。耳。山川良，王及國君，皆天下之美大者，必有以玷之。雖含隱，無害其美大。此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完美。



也。晉侯耻不能救宋，故以為喻。藪，林藪，疾毒害也。於是止不救，使誰之固守，解揚前為楚囚，歸晉任使，樓車。車有望櫓者，無二信，謂信于晉，不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命于晉，不復受命于楚，賈廢墜也。考成也。伯宗之言，使其君懷安而甘不競，豈畧之弘哉。且楚師久駐宋郊，亦已老矣。悉師以救，未必無功。乃弃人于危，而復用廷之，何以主夏盟乎。楚在宋積九月，不服，故去。弃言，謂舍宋也。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華元夜入楚軍，乘子反不虞，登其牀，以病告。而詞復強果，如曹沫之劫盟，齊桓者，故子反懼，卒如其言，與之平。蓋其時以楚莊既討，徵舒之亂，力足城下之盟，為辱國故也。○以有陳鄭而不取，宋既病甚，必退師與之平。皆度時審勢而并酌於義也。故列之伯馬，然而陵偏宗周，與桓文異矣。其皆緣於晉之失策也哉。

###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  
 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  
 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

請老郤獻子為政

齊有輕晉心故悔其使徵召也郤子跛而登階故笑樂京廬郤之介

必得齊罪乃復至請以私伐恨之深也周知之故逃斷道晉地苗賁皇以楚臣仕晉不逮言急也又之以成其悔言三子被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或將背晉是成其悔反者謂高固辭不當來之詞君行師從故盟還而言師老致仕士會更受邑於范文子武子之子名燮類倫也易反也詩小雅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豸解也○晉侯禁其臣不得以私憾逞是矣果以責皇言為然當有詞以謝三子乃緩之使逸豈禮乎然上卿見辱於伯威亦已大損陳詞以責齊必引愆自謝矣而惜乎不及是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

侯盟于緇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

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

不出既而用替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



二子得逃。公不事齊，以齊晉盟，故懼。乞師于楚，用晉師，盟蜀。事在後傳，因王卒終言之。

成公元年春，為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

于赤棘。

前乞師於楚，伐齊，楚反與齊好，故懼而作丘甲。又從晉與盟，赤棘，晉地。周制，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

及一甲。此作丘甲。今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

賦，車馬也。繕完，治完城郭備戰守之備。同共伐也。逞，解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

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

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鞞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

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 齊公八年 齊侯伐我北鄙 圍龍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 龍人囚之 齊侯曰 勿殺吾與 而盟 無入而封 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 三日 取龍 遂南 侵 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 石稷 甯相 向禽 將侵齊 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 孫子曰 不可以 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 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 不如戰也 夏有石成子曰 師敗矣 子不少須 眾懼盡 子喪師徒 何以復命 皆不對 又曰 子國卿也 墮子辱矣 子以眾退 我此乃止 且告車來 甚眾 齊師乃止 次于鞞居 新築 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 桓子是以免 既 衛人賞之以邑 辭 請曲縣繁纓以朝 許之 仲尼聞之曰 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 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



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擗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鞞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為右，載齊侯以歸。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窆。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虘。主。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時邠子蓄憾無由發而齊須數伐魯

巢丘魯二邑今山東泰安州境良父等衛四大夫

齊伐魯還與之遇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成子石稷

謚衛師敗良父戰不止稷欲使須救此稷於此戰止

良父止車來新築救兵也鞫居新築衛地于奚新築

大夫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

軒縣也繫纓馬飾皆諸侯之服器車服名爵號禮義

信相胥以成政而本於名器故聖人重之魯衛俱請

兵伐齊晉侯始許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無能役

不中其役使八百乘六萬人莘齊地今山東莘縣

靡笄山名輿衆也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無辱命

言自欲戰不須命也高固先以單車入晉軍挑戰桀

磔同繫桑本欲以自異賈勇以已餘勇賈於人鞶齊

地去齊五百里翦削也克以中軍將自執旗鼓雖傷

而鼓不息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血多汚輪御



猶不敢懈。有險馬不能進。故緩推車。克戰急。故不識。殿鎮也。環貫也。華不注山。在今山東濟南府城東北。下有華泉。齊君臣恃勇輕敵。而晉大將御右。皆扶傷致死。後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忍也。○凡戰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在左。厥以父子與。示夢。故代御以追齊侯。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左右。左隊右斃。故綦母張寄車。亦不使在左右。張晉大夫。厥復俯而安隱。其右之斃者。丑父乃得與公易位。厥不之見。繫士車不堅者。一云卧車。丑先寢其中。傷於蛇。欲為右而匿之。故駟馬絀木。不能推。為厥所及。繫馬。絆厥執之。盡臣禮。謙言本為二國請救。不欲過入君地。乃以戎士而承臣僕之空乏。以攝其職。丑父詐以公為賤者。使下取飲。副車載以免。丑身代之。厥執獻。卻子義其言。不殺齊侯。重其代已。三入晉軍。求之。齊師皆有退心。故輕出。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衛。狄衛畏齊之彊。皆護免之。狄從晉者。歸過城邑。皆勉使善守。辟辟之使避也。銳司徒。王銳兵者。有禮。謂其先君後父也。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窳。在山東長清縣境。舊有地名石窳。與丘輿馬陘。皆齊邑。賓媚人。國佐別名。甌。無底甌。山形。滅紀所得。磬。樂器。王為貴。皆齊之寶。

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之。東畝。使壘畝。盡東行。佐以王命。尊卑有等。質其母。是廢其等。詩大雅言孝子心無窮。恒推其類。以錫之。於人德類。孝德之類也。物別也。別其土之所宜。以制疆理。而播殖殖之利。詩小雅言或南或東。各從土宜。晉伐齊。循壘東行。易故欲東達其宜矣。四王禹湯文。武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役供也。詩商頌。適聚也。何害。非其病也。不然。不如此也。戰而曰。擣。孫詞。震威也。餘。儘。言敗亡。餘眾。借一求戰也。若幸而勝。亦從晉命。不幸而敗。敢有不從。國佐詞毅。而辨。晉已心屈。因諫許之。伐敵而得其寶。足為國重。齊服則侵田歸。而難亦紓。天授言難必也。賦輿。猶兵車。藉借也。借以為詞。袁婁去齊五十里。汶陽在。今山東泰安州境。本魯田為齊所侵。故使歸我。上鄆地。闕前禽。鄭歸逆公。以會晉師。三帥卻克士燮。樂書禮公之卿。三命先略。革路已嘗受王所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卿而為眾大夫。再命。今一命。未詳。一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命。禮大夫再命。今一命。未詳。



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師還過衛。故因吊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惟哭門外。衛人亦於門外設喪位。凡喪位。婦人哭于堂。今賓在門外。故移於門內。至葬。遂行此禮。不復移之於內。蓋以喪禮有進無退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

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文子避功。故武子度其免於禍。卻伯。卻克字。荀庚將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上軍時不出。文子佐上軍。代行。故稱帥以讓。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故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旣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

同者眾也楚念魯衛與師伐之以救齊為名時共王安大戶闕戶口已責免逋責逮鯀及鯀寡也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王不在今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蜀陽橋皆魯地名退師之名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繒布者公衡成公子匱乏也二君乘楚王車為左右謂失位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民息居助語猶斲言衡父逃歸不終楚好後人必有當此者後昭公如楚蓋緣此太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以散亡周以眾興○嬰齊不務德而徒以眾逞內勞民而苟以懼敵逢晉少懦幸而有功豈先王擢德之意而傳乃多言以誇之陋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也。勿籍。鞏。胡。上。莊。伯。名。單。襄。公。王。卿。士。獻。齊。捷。非。禮。故。王。使。辭。之。式。用。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淫。慝。謂。越。掠。百。姓。取。囚。俘。也。鞏。朔。上。軍。人。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朔。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皇戍如楚。獻捷。覆。伏。兵。也。伯。牛。鄆。丘。輿。皆。鄭。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服改，戎朝異服也。明識其人。○克，慎甚矣。厥之言，何婉而恭也。

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授王執圭，行朝禮也。克忿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不免，不令終也。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謂敬諸侯則得天命也。

史佚，周文王大史，非族。言楚夷也，不與華同。○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

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

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鄭前伐許，取其田。今正其界，展陂，許地。祭，祭鄭地。河南鄭州有祭城，攝，代對也。

子反欲許鄭決，直曲於其王。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

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自邲戰服楚今以楚曲鄭而

執其二臣始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

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

以子靈之難圍龜文公子字子靈前宋楚平後華元

之蟲牢鄭地在河南封丘縣境舊有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於東楹之東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

位宜不能久子游公子偃禮授王兩楹之間○二月

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

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三月晉伯宗貢

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雜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

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

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

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陽說晉大夫蠻氏

戎別種河南汝州有蠻中聚○六月鄭悼公卒如貞伯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

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孫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

亦可乎

繞角鄭地河南魯山縣有繞角城申息二邑皆近蔡桑隧在河南確山縣境舊有桑里遷

戮不義怒敵難任故不克六軍悉出故曰成師酌於民取民心而酌之也商書洪範鈞等也武子以善為眾不以人為眾傳言欒書得從眾之義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

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

拜師謝其救汜鄭地今河南汜水縣南

八月同

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馬陵衛地在北直隸大名府境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餘見下卷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賤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



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齊以大國故感馬，使魯還其所取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私。私與言，解體不親附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是以大道諫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

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申驪，楚大夫，還遇繞角，還也。欒書自此從三子，不與楚戰，嗣後每從其言。師出有功，如流順也。宜，宜有功也。遐，與何通，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愷悌，必作人也。會，代蔡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巫臣以楚丘，莒邑。莒子朱以為號。今山東安丘縣有狡，猶思開封疆者，有縱弛無備者，故多得兼并，以成大國。勇



夫恐人謀害必重閉其門國尤當備矣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

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諸侯貳如季孫言蒲衛地北直

隸長垣縣治各蒲城○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

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

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銅鞮晉地在今山西沁州鄭自垂棘之

盟事晉今以重賂貳於楚而被執冬十一月楚子重

伯蠲鄭行人陳與晉故楚伐之

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

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

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

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

也浹辰十二日詩逸詩絲麻精細之物菅蒯皆草屬姬姜大國之女蕉萃賤陋之人○鄭人

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

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孫申字叔申紓緩







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已已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駮孫叔孫知宮鄭地大  
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穆  
公子駮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駮子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楚鄆陵之戰

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

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汜鄭地共仲侯羽鄭大夫鄭楚縣今德安府境鍾儀縣公軍府軍藏府餘見上卷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南冠楚冠。繫拘執也。稅解也。冷人樂官。南音楚音。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朝夕馬者。明有所規法。以成德。舍近事。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文子名燮。因析其言。而名之。為衆善。使歸

合成。此其本謀也。後終不欲以武競。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

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辰字子商。官太宰。

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糴莜。晉大

夫。是年六月。景公卒。厲公立。

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

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

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

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  
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

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華元無善。晉楚之相。因事克成。

之罷。偃楚二大夫。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其好。瑣澤地。關。晉郤至如楚聘。且泣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馬。郤至將登。金奏

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

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

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

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好。郤至聘楚，且盟以固其

樂。兩君相見之禮，至以使其臣不敢當，則言兩君戰，乃

相見無用此樂。至引古者王事閒暇，乃脩私好，享有

體薦，凡設而不待，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

共儉。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不為無事。托

蔽也。宴享結好，鄰國則民安，故為扞城。詩周南之詩

赴，赴武貌。世治尚文，德武夫唯使之在外，扞難。故曰

干城。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畧取也。世亂尚武，力公侯

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無已，故委任之無

所不至。詩云：心腹舉其至者，制其腹心。言制禦武夫

以為憂，罷聘報郤至赤棘，晉地。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戚，衛邑，直隸開州境

太子自立。詳見于城讓國。○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

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楚背盟而北，子囊

楚大夫，老於申，暴隧，鄭地，子罕，公子喜字。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鄭子罕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

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

齊，齊侯伐鄭，至

魯，魯侯伐鄭，至

燕，燕侯伐鄭，至

宋，宋侯伐鄭，至

衛，衛侯伐鄭，至

陳，陳侯伐鄭，至

蔡，蔡侯伐鄭，至

曹，曹侯伐鄭，至

許，許侯伐鄭，至

申，申侯伐鄭，至

呂，呂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東，東侯伐鄭，至

南，南侯伐鄭，至

西，西侯伐鄭，至

北，北侯伐鄭，至



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戩，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蹶，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甲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纁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  
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  
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  
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  
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

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隄。

楚侵鄭。鄭不服。乃賂以田。成。楚大夫汝水之南。近鄭。子  
駟。鄭大夫鄭自其君執獲歸。而從晉。此復叛。故伐宋。  
樂懼戴公。後將鉏戴族。宋先勝。而繼敗。洧陂。夫渠。洧  
陵。皆宋地。鳴雁。鄭地。在河南睢州境。厲公以鄭叛。謀  
伐之。慮楚必救。故大興師。并乞師諸侯。文子以君侈  
臣驕。皆叛。或懼而脩德。一鄭叛。不足為警。武子以已  
當國。而失伯為耻。不從其言。有勝。以壓。卑讓。有禮也。  
晉師未至。鄭先告楚。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司馬  
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也。過申。叔時。審其必  
敗。器猶用。詳慎也。建利。得其宜也。順時。有其序也。民  
生厚。以下。皆六器備。而諸美集也。詩。頌言先王立其  
民。無不中正。闕謂軍國之事。有闕乏者。棄民以下。皆  
與六器反。奸時。謂晉無釁。而楚自起兵。端非其時也。  
恤所底。各憂身之所底如何也。句耳。亦見楚有敗徵。  
鄆陵。鄭地。今河南鄆陵縣。既遇。文子猶執前意。卻  
至。以其先三敗為耻。故又言聖人德盛。內外皆寧。非  
聖。則亢逸。易生。故外寧。而內難。旋作。壓。窄之。使不得  
出。句。文子。子軍屯。必鑿井。結竈。句。欲夷塞之。以列陳。



於中而復疏其前行之首蓋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也文子不欲戰故惡其獻謀武子欲持重以須其退卻至又以六間決必克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文子之言深可味而書與至皆不察惜也○巢車車上為櫓州犁伯宗子以三郤殺伯宗奔楚虔敬也左將帥右軍右誓發今禱禱於神公晉侯賁皇楚鬪椒子以椒亂奔晉食邑于苗晉楚各以彼國亡臣為謀主晉侯左右皆以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楚兵多憚於戰與賁皇意異故賁皇策楚必敗公猶決之筮復震下坤上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曰淖泥也違避也步毅即郤毅欒范二族彊故夾公左右鍼在君前故名其父大任謂元帥載公為侵官去將而御為失官遠其部曲為離局撤舉也黨廙之子養由基楚士皆善射躡聚也甲一葉為一札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二臣自以射誇王辱國賤其不尚知謀也又言女以藝自多當以藝死呂錡魏錡也中王身死皆符其夢弢弓衣基竟以一矢斃錡至當戰陳見楚子敦盡臣禮趨風疾也問遺也殷盛也韎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間與也至以楚王命宜拜介者不拜故告不敢寧君辱賜命因軍事惟敢致肅使者肅若今擡鞍戰韓厥已辱齊侯故云再謀開也輅迎也使謀為疑兵於前以誤鄭而自後登其車執之有刑陵上不祥也○茲見古人行師有禮而至之戮也尤非其辜○熒戰見衛文公定狄難壹大崩也苟謂首為君御已又能不及首當御君以免已止死楚迫險為晉所困命謂死藝之命基冉二子俱有過人之能故止欒鍼請實言於子重衆難於整整則信便可通臨敵間暇則前言自憶今行人不使而食前言是不整不暇攝飲代鍼往飲子重盥飲器識記也記往言也轉戰盡日勝負未判子反命棟兵明日更戰晉以為患出令亦如之金創為夷補補死亡繕治展閱也蒐索擇也秣穀食也固堅也申重也逸囚欲使之聞也穀陽子反內豎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文子以勝為懼瑕楚地王言子王敗城濮王不在軍因引為已過實以責子反子重又以子王事為正子反言雖無故事亦必當從命而引義以自裁原二卿相惡也齊衛魯皆後戰期晉獨勝楚○子反已先晉而令為復戰計矣王不知誤以醉不能謀而遁之亟也

齊火三傳焉事



誠不幸焉矣。豈敗盟。啓釁。固神所惡耶。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

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

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

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督揚。鄭東地。制。今汜水縣。今鹿邑縣。失軍。將主與軍相

失。以上節餘。見列卿世嗣之變。冬。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餘見卿族廢興。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

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

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

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冬。諸侯伐

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虛滑。晉二邑。侯孺。鄭大夫。高氏。河南鈞州有。高氏亭。曲洧。河南洧川縣。皆鄭地。餘見卿族。

失軍。此復兩楚。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

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長

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三郤將謀於榭。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

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

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左右即胥童長魚矯清沸

駒伯卻錡字苦成叔卻驥字溫卻至食品字季至本欲稟君命而死矯等忽以兵威暴至故欲逃其內威矯度書偃必試君以言不用奔匠麗亦嬖大夫以上節詳見晉卿族與廢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

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書偃不以君禮葬厲公

諸侯葬車七乘餘見下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

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

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

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

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

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多福謂為君春秋祭祀窀穸墓

穴也禮葬乃議謚故云云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王欲受此惡謚以從先君於廟稱禰者將代為禰也既過能改曰恭

○晉厲雖勝竟死於弑楚共乃故子囊以此謚王得令終見一戰之勝負不足

為國輕重而人君富修德於其素也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邲之戰，楚獲知罃，事見楚莊之勤釁鼓，殺之以血塗鼓也。纍，繫也。稱於異國，君曰外臣，不獲命，不許戮也。嗣，祖宗之職，曰宗職，遠避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

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諸，綿絮也。



○悼公復伯謀多由於知瑩其對楚子與先文公之對猶一可見英雄志畧相當也而楚皆禮焉以歸度亦偉矣斯能業廣而祚永乎瑩又善視賈人自古成大功名者必不自居於薄矣其賈人亦賢者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清原在稷山縣傳言悼公少而有才所以能伯盟與諸大

夫盟也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曲沃武公之廟七人夷羊五之屬 二月乙酉朔晉悼

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



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  
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

也。此悼公之始政。復伯之畧。具見於此。施恩惠。舍勞

困災患者。匡之救之。禁其淫慝。薄其賦斂。宥其罪戾。

節其器用。時以使民。不以私欲犯其時。相錡之子。鮒

會之子。胡。顛之子。武。朔之子。其父祖皆有勞于晉。家

會。疑。林。父子。鷹。書之子。無忌。厥之子。渥。濁。士。貞。子也。

武。子。為。景。公。大。傅。卒。將。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

空。為。與。武。子。皆。賢。故。修。其。法。弁。糾。纒。糾。也。校。正。主。馬

官。戎。士。尚。節。義。故。訓。以。義。司。士。軍。右。之。官。勇。力。皆。軍

右。也。勇。多。不。順。命。故。訓。時。使。省。卿。戎。御。令。軍。尉。攝。之。

奚。職。皆。晉。賢。臣。絳。犢。之。子。候。奄。軍。中。主。戶。侯。之。官。訓

使。相。親。以。聽。上。命。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

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

訓。六。駟。使。知。禮。六。官。六。卿。言。長。以。見。其。餘。皆。得。其。職

守。其。方。稱。其。德。而。無。陵。陷。怨。謗。之。嫌。所。以。復。伯。正。公

軍。正。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公

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

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回

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三百

乘戍之而還。曹門。宋城名。朝郟。城郛。幽丘。彭城。皆宋

子。壬。夫。字。魚。石。等。五。子。皆。宋。叛。臣。前。奔。楚。今。楚。納。之。以。逼。宋。詳。見。宋。桓。族。之。亂。○公至自晉。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



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獻子代欒武子勤

楚還畏晉疆也。彘季士魴也。伐鄭在十七年無乞師傳虛打地。闕餘詳見桓族之亂。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犬子光為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郟。今山西垣曲縣境。舊有壺丘。洧水。源出河南密縣。至新鄭縣會溱水。東諸侯。齊魯曹邾杞也。鄭。小國。今山東嶧縣。援。為。厥。援。也。呂留。犬丘。皆宋地。犬丘。今河南宋城縣。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春秋左傳卷之四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自鄆陵以來，苦之，息肩以負擔喻成。公言共王以吾鄭而致傷目，此宜自寡人任之，以報其德言。盟誓之言，當國攝君事為政卿也。官君也。言先君有成命未之易，因復從楚故。晉會諸侯謀討之。戚，衛地。虎牢，鄭北制也。時屬晉。

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行有二。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滕薛邾齊之屬，欲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告諸侯會城虎牢，不得將伐齊。虎牢巖險，為要害之區。城之足以服鄭。息戰伐，故云福。齊聞武子言，帥小國以會鄭成。如獻子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偪，奪其權勢。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

稽首。公即位始朝，長檮，晉邑。相，揖儀也。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仇讎，齊楚也。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

春秋左傳卷之四 十一



使旬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旬乞盟齊侯欲勿許而

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晉以楚強難制吳為其屬國已漸疆叛楚故與吳修好使

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

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

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馬考致仕也嗣繼其職者午祁奚子赤職子字伯華三物得舉得

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侵

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

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春秋左傳卷之四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單頃公王卿士晉假寵於周雞澤晉地今北直隸雞澤縣有雞城餘見吳通上國子辛代子重侵欲以所欲侵害之故陳求成於會晉使告於諸侯而盟之既盟師次曲梁在雞澤東北今爲末年縣行陣次戮殺之以徇以公弟不可戮故戮其僕僕人晉侯御僕斯此也絳以書自通於公將自裁時晉多賢臣或舒君怒或止絳死絳以揚干亂行爲犯順不武已不戮干爲避死不敬致訓教習有素不從不從刑也司寇行刑故歸之跣怒遽不暇躡履絳死爲重過請請無死群臣旅食欲顯絳特設禮食張老代絳士富代張老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

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又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

禮故也。

繁陽楚地在黃縣有繁陽城非是獻子以力未能服楚

今河南新蔡縣南又北直隸

恐失陳故以為患軍禮不伐喪故以楚為行禮

冬，楚人使頓，聞陳而侵伐之。

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

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

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尤圍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

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殄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  
 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  
 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

田以時無終山戎北直隸王田遵化縣其國有無終

國名羿有窮君之號絳方論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

仲康亦微弱子相立羿遂逐相而代之鉏羿本國遷

窮石故號有窮原獸田獵也武羅等羿四賢臣寒浞

寒國支庶伯明其君夷羿之氏虞樂也窮門窮國之

門靡夏遺臣依羿圖興復羿滅而奔羿室其妃妾澆

瘡浞二子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所依過戈

二國燼遺民也少康后相子后杼少康子浞因羿室

故仍稱有窮辛甲周武王大史官箴各以其官爲箴

猶數也。不恢言雖得而不能昌大即滅亡也。獸臣虞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

允成功。詩逸詩，挺挺，正直，局局，明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夏書禹謨，允信也。

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竊謂伐宋封魚石，背盟戰鄆陵，固匪義矣。其二殺大夫，皆以其罪，何不刑之？有傳

蓋以成敗論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

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

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

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

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宣子知不能保陳，而猶戍

猶救，至其自叛，乃已。城棗，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

七年冬，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

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鄒，鄭地。二慶

黃，哀公母弟。二圖，將背君，屬楚。逃，脫身潛遯也。晉自是弃陳矣。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侵蔡以媚晉，子產

衆而皆喜也。大命，行師之命。晉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蔡捷，偶往悼公，修其先烈，禮制崇儉，可遵，故人諸大大以尊之。邢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

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

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

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



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

君圖之

楚計鄭如子產慮諸大夫共議其從違子駢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救難待詩逸詩兆

上詢謀職主也言既上且謀多則競作羅網而無成功族家也二竟晉楚界上五會謂雞澤戚城棣鄆邢丘親我謂晉鄙我謂楚舍之子展名詩小雅子駢又言謀之者多則是非相亂而不成盈庭多也如不行而坐圖遠近則道路無得駢子駢名伯駢鄭大夫索搜也保守馮駕也翦絕控引也夫人人人也楚命楚師之命行李行人也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

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名句。公朝晉。故拜謝。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誰敢不取。後也。臭味言同類也。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彤弓詩。小雅。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弓義在晉君。句受之。為知禮。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秦景公使士

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

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

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

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

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

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士雅。秦大

夫。類能別其能也。方。所職也。競於教。相力以奉令也。種曰農。收曰穡。不遷。專其業也。列卿事。見本事內。悼公君臣使敵國稱服如是。預得乎攻心。戰之義矣。子囊知不可敵。而復累師伐鄭。使鄭告絕。後已。豈兩敵相持。勢不得不爾耶。然亦非為謀之至者矣。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

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



疾於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五十四 直齋



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

曰。不可。晉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實見城下之言。攻也。斬行栗。新軍也。行栗。表道樹。既以四軍還聚於汜。

居疾以疾病者息其中。肆青救過也。獻子荀偃恐楚救鄭。鄭復屬之。故欲與戰。武子謀分四軍為三部。與列國精銳以逆楚。則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將不能若聚眾與戰。則必暴骨艾息也。明此時君子小人當皆有所勞。若徒以戰爭為務。則君子無所運謀。而非

勞心之義矣。此先儒所謂善陳者。惟分兵國內。未臨敵分布。而以陳名者。蓋以兵家屯行營陳。皆始於分數。分數既明。部伍有制。而後可守可戰。均其勞逸。相其勇怯。番休進退。循環無窮。三軍之眾。可使必受

敵而無敗。此陳法也。屯行一耳。故俱謂之陳焉。○門子。卿之嫡子。如此盟。如違盟之罰。亂要。以兵亂之力。疆要。使服。墊隘。湫苦也。偃以子駟所言。亦載於策。故欲改之。瑩服。鄭之謀已定。不賴于盟。故遂用兩載書。

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

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

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楚

爭鄭。鄭速從之。質實也。瑞猶祥也。蠲潔也。不以要盟為潔。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夫人共王母。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悼公以勞思休息之。施舍解見前。輸以車運於所貸之地。惟無積故無困。惟無禁故無貪。以幣更不用牲也。特牲一牲也。不作仍舊也。從給纔足也。有節上下有度。三駕三出師。悼公於紛爭時而以息民為謀。其慮遠矣。而績隨用成效則適焉。後之剥民以供軍者。敗亦不旋踵。可不鑒哉。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郕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善矣。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  
 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上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  
 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  
 加之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  
 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

孟獻子以秦莖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相楚地陽近宋小

國今山東嶧縣有偃陽城句偃以宋事晉恭而向  
 戌有賢行故欲取而封之為附庸瑩預知其難克固  
 請方許莖父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啓開也門  
 馬攻其門發下也下縣門以閉門者於內紇多力扶  
 舉以出之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伏虎彌魯  
 人蒙覆也櫓大楯百人為隊彌以一人當之詩邶風  
 偃陽人縣布以試外之勇者莖父以登將至堞絕之  
 使墜如此者三主人嘉其勇乃辭謝帶圖布徇以示  
 勇偃句以役父入夏有水潦水潦又雨也班還也知  
 伯荀瑩也閒偃句之閒二事威偃湯封成既成復改  
 之為亂命武守武勇能執守易余罪謂偃句將駕言  
 如下所云已不任受此責當取爾以謝不克之罪桑  
 林殷天子樂湯時大旱以身禱於桑林而雨故以名  
 宋殷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觀禮其禮可觀  
 也禘王祭其樂如之享賓亦用故以桑林享為可師  
 樂師旌夏大旌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忽  
 見非常偶懼而疾見崇見於上兆間疾差諱得中國  
 故謂之夷霍晉邑今山西趙城縣內史掌爵祿廢



春秋左傳卷之四 襄公二十六年 晉伐鄭

置使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姪姓之祀善不滅

姓故曰禮使周史者示有王命董父紇以力相尚其

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

圍宋門于桐門訾母宋地桐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

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

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

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

鄭皇耳於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襄牛宋地

晉伐鄭也衛救宋以與晉而鄭又伐衛以與楚皇耳

鄭大夫繇兆辭蒯衛臣蕭宋邑餘見鄭西宮之亂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犬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

酉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

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

楚師

左傳卷之四 襄公二十六年 晉伐鄭



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步，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此三駕之一。大子宜賓以上卿，晉悼以一時之宜，令上滕侯，故傳釋之。牛首，鄭地。梧制，鄭舊邑。城之，以逼鄭。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還，遠也。陽陵，鄭地。潁水，流其南。子蟜，權其利害。以從楚，亦以退諸侯而免楚之圍。宵步，欲速也。致怨，為後伐之資。命，猶必也。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

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鼻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罇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

鄭自侵蔡以來晉楚兵無寧期故國人以爲患知晉強楚弱思從晉以息之子展欲激晉

怒使楚避晉以晉素厚宋乃謀伐宋以挑之而復從楚以重其怒故侵宋而晉以諸侯伐鄭是爲三駕之

再分兵攻圍侵掠鄭懼而行成以盟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向今河南新蔡縣向城項河南中牟縣舊

有項侯亭齊隧水名亳鄭地有三亳此偃師縣西亳也慎敬威儀謹辭令蓋年蓋積年穀而不分災壅壅

山川之利保姦藏罪人慝爲民惡者二司山川皆其神也群祀在祀典者先王諸侯大祖先公諸侯始封

君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十三國誤言十二國踏

斃也諸侯歸楚子復并將秦師爭鄭方受盟遂逆楚伐宋復用子展之謀也諸侯果復悉師以伐於是

使告絕于楚行成于晉是爲三駕之通命示整或執楚果不能古者交兵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

或殺皆以爲譏蕭魚鄭地晉知鄭服以誠故即示以休兵求孚於好告諸侯使皆知之肸叔向名懼觸疆

皆樂師名廣軫皆兵車名淳耦也相耦凡十五乘其



十六為一肆。罇磬皆樂器。二八十六人。晉侯思絳功。賜鄭樂之半。絳讓功而尤致規諫之忠。詩小雅言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下之邦畿。便蕃數也。言遠人來服之眾也。安和其心。處制其事。行施其教。守其行。厲厚其俗。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也。濟河。渡河而南。伐鄭。蓋戎不和。則有反顧之憂。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傳○君子欲人之我附而微。謂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之也。亟則人重而我輕。其附之也。必不堅。晉惟徘徊舒徐。而不汲汲於鄭之服。至其以計速之。使驟而附焉。故既服而不復貳也。與。魏莊子諸臣。屢謀數年。功成受賞。君臣同樂。誠千載一時矣。而尤以保終為規。慮何遠乎。知武子以元帥運畫。分兵敵楚。圖以德懷功。豈出絳下哉。而樂不及焉。何也。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伐鄭之師冬。楚子囊秦

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在

今河南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雅州境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荀

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

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

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

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

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



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綿上在休縣。將命軍帥必蒐而命之。以與衆共。士甸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樂厲讓趙武超四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句起厲位如故。伯游荀偃字禮。得慎舉之禮。刑法也。周書呂刑。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言六

王善用其法，故為萬邦所信。又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傳因晉事而極言讓與不讓之人。○冬，鄭良霄大宰石致以示鑒，其原蓋自悼公矣。

臯猶在楚。石臯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馬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前楚執鄭二使，猶未歸。以臯言而遣。卜征謂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征謂征伐，巡守，祥習謂五卜皆同。一卿謂良霄也。位不偏則大臣睦而共怨楚以事晉。使楚執良霄而固事晉，是鄭使良霄之意。今歸之使相疾，是廢其使也。

十四年春，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古離，戎先祖名。瓜州，今甘肅地。苫蓋，荆棘。言所歷之艱阻。見其以窮歸也。被掖同。蓋，苦之別名。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裔，遠。胄，后也。侵，內侵。叛，亢。當也。角，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賢其首。荷牽其足。踣僵也。猶殺志。如殺時無二志也。過遠。曹悶也。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齊叔老謚。魯敬事伯國。使二卿與會。故晉亦報之以禮。

十五年冬。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子蟜。公孫蔓言。○悼公之賢。于時邈焉無匹。諸侯畏晉。故卿共葬。矣。惜不永年。遂謚悼焉。考之謚法。中年夭折曰悼。謂年不稱志也。公知人類使。內讓外寧。績既偉矣。謚之睿武。夫豈過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終



